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薛家將 第二十七回 三下寒江受盡辛苦 靈前懺悔痛訴衷情

薛丁山聘請樊梨花三番五次遭到打擊，他仍不灰心，還不顧性命闖進校軍場，跳上點將台，抓住樊梨花的戰袍，往帥案前一跪，就放聲痛哭：「娘子，我錯了，我不是人，你愛怎麼處罰我都可以，我就要求你能跟我趕奔兩軍陣戰，殺副存留你隨便吧。娘子啊，你饒了我吧。」樊梨花心裡忽上忽下，想饒他對他又不相信，不饒又於心不忍，最後把牙一咬，心一橫，還得接著碴兒考驗考驗他：「來人，哪兒來這個瘋子，竟敢闖我的帥台，耽誤我的大事，把他拖到荒郊野外亂刀分屍！」，「噓！」勇士們往上一闖，不容分說把薛丁山架起來就走。抬出多遠了，薛丁山還喊：「娘子，樊小姐，我錯了，你饒了我吧！」越喊聲越小，被抬出校軍場，扔到了荒郊野外。

薛丁山此時是又愧又羞又恨，再一著急，當時就昏迷不醒。也不知在野地裡躺了多長時間，他覺著臉上、身上陣陣涼意，睜眼一看，天色平西，天空陰雲密布，還下著小雨，雨點打在臉上這才把他弄醒。薛丁山爬起來，只覺得胸膛難受，渾身疼痛，想往前走，兩條腿像灌鉛一樣沉重。他步履蹣跚，搖搖晃晃，來到一棵樹下，斜靠著樹幹，避了一會兒雨，天色已經暗淡，雨也住了，薛丁山強打精神，又往寒江關走去。來到城下一看，城門緊閉，吊橋高懸，進不去了。薛丁山想：看樣子樊梨花是死了心了，她絕對不會再認我了，我就是把心掏出來她也不會相信，乾脆我回營交令得了。殿下不答應，程爺爺不答應，愛怎麼處分就怎麼處分吧。一賭氣他又回了白虎關。

薛丁山回到大營，軍兵往裡通稟，程咬金問：「他回來還帶有別人沒有？」，「沒有，就是他一個人。」，「哦，明白了，準是事沒辦成。把他帶進來。」時間不大，薛丁山進來了。眾人一看，嚇，這個慘相就甯提了，滿身除了泥就是上，臉跟灶王爺一樣，現在是五官挪移，狼狽不堪哪！薛丁山強打精神來到殿下和程咬金面前，往地下一跪：「殿下，罪民交令。」

李治一看也怪心疼的，看了一眼程咬金，老程一搖腦袋，意思是不能心軟，對這種人心一軟就壞了。李治明白，說道：「薛丁山，我命你趕奔寒江關聘請樊梨花，結果怎麼樣？樊小姐怎麼說的？原諒你沒有？」，「殿下呀，罪民遵旨步下寒江，是這麼回事。」他把詳細的經過講說一遍，「殿下，罪民實在無能為力，您看出來了，我是誠心實意前去認罪，無奈，人家不允許我認罪怎麼辦呢？」殿下聽了，丁山決沒說瞎話，大腦袋上長個小腦袋，這是磕頭磕的，身上的衣服左一道右一條，後背衣服也被鞭子抽壞了，也夠可憐的。李治拿不定主意，偷眼看程咬金。老程心還挺橫，他一看殿下沒發脾氣，他來勁了，把桌子一拍：「丁山，你心還是不誠，要誠心樊小姐決不能這樣對待你，她不是那樣的人。我告訴你，咱們有話在先，你是帶罪之身，跟一般人決不一樣，請來樊小姐，一筆勾銷啥話不說，請不來殺你二罪歸一。現在你為什麼一個人回來了？你想就此交差，那不行！你想想，要不把樊小姐請出來，誰當元帥？誰戰勝楊凡、扭頭祖、破白虎陣，為兒爹報仇？這些事靠你行嗎？你只要把樊小姐請出來，這些問題便迎刃而解，你也算是立了功，就可以將功補過。如其不然，還要拿你軍法從事！為什麼樊小姐不認你，是你心不誠，你要誠心誠意，把她那顆涼透的心再暖過來，她一定會來。你現在就給我滾回去，請不來樊小姐不准你回營。」

薛丁山萬般無奈，只得返回寒江。到半道天已半夜了，他在路邊一躺就睡了，跟要飯花子差不多。第二天天不亮接著走，一直走到日色平西，這才進了寒江關。拐彎抹角到了樊府大街，這回他慥頭了，就這把門兒的你也就惹不起。薛丁山心想他們要再攔阻我，我就乾脆來個武力解決，把他們撥拉到兩邊去，我硬往裡衝，抱住樊梨花的雙腿說什麼也不撒手，我看你答應不，我寧願死在你的面前也不回去挨刀。薛丁山把決心下定。一到樊府門首，把他嚇了一跳，這街變樣了，從街口這頭到那頭一片白，出來進去的人身上穿著孝服，腰裡穿著白帶子。他以為自己眼花了，揉揉眼再看，可不是嘛，樊府門前的紅燈也摘掉了，變成白燈了，而且白色的對子貼出來了，門旁高挑引魂幡，被晚風一吹刷啦啦作響。薛丁山心想：誰死了？他馬上又想到：肯定是丈母娘死了。一琢磨，老太太死跟我也有關係。還用問嗎？為女兒操了那麼大的心，著了那麼大的急，上了那麼大的火，我前者一來又一折騰，她把什麼事都想起來了，老太太一生氣，上年歲的人，一下氣死了。哎呀，這事更麻煩了，我怎麼這樣倒霉呀！老太太要晚死幾天還有希望，不早不晚偏趕這時候死了，說什麼得弄個明白。

他大步流星來到府外，只見出來進去的人都是低著頭皺著眉，每個人的表情都十分暗淡，側耳一聽，院裡有和尚老道誦經的聲音。這時有個守門的過來看了看他：「喂！你是幹什麼的？」，「我叫薛丁山，是從白虎關來的，要見樊小姐。」薛丁山說著已做好了準備，怕人家揍他，再把他推出去。但是薛丁山猜錯了，這人沒發脾氣，聽完薛丁山的話，這人說：「噢，你就是二路元帥、十寶大將？」，「是我。」，「咳，薛將軍，實不相瞞，你見不著我們樊小姐了。」，「此話怎講？」，「樊小姐死了。你没看嗎？裡裡外外給她張羅喪事，樊小姐已經不在了。」

薛丁山聞聽此言猶如晴天霹靂，「哎呀」一聲，幾乎癱在地上，用手扶住門前的石獅子才沒有躺下。他再一想這是真的嗎？樊梨花那麼精神，跟我一瞪眼，眼睛雪亮，怎麼能暴病身亡呢？不是真的，是假的，為了欺騙我有意迴避。他再一想，為了迴避我就幹這事？未免小題大作吧！那又究竟為了什麼呢？想到這他又問：「請問一聲，樊小姐得什麼病死的？」這個人回頭看了看左右沒人，拉著薛丁山一拐彎兒進了衙門：「薛將軍兒快走吧。我對你這人印象還挺好，因為你們老薛家都是忠臣，我把實底告訴你，樊小姐確實是不在了，跟你有很大的關係。那天你是不是上了校軍場了？聽說你抓住戰袍往那兒一跪連哭帶喊，最後樊小姐一生氣命人把你扔到郊外，有這事沒有？」，「有哇。」，「事情打這引起。把你抬走以後，樊小姐回了家，到家裡就放聲痛哭，我們是當僕人的，不能進屋，只好在外聽著。樊小姐哭著說著，把你跟她的事全都說出來了，還用問嗎？都是這些事，你怎麼打的她，怎麼無情，怎麼翻臉不認人，一直哭到第二天天亮，聽丫鬟說哭得目中流血，結果氣堵咽喉，絕氣身亡。等大夫們跑到屋裡，不管怎樣搶救也救不了啦。有人說是服毒了，因為她太難過了，我們這些人也不敢問內情，現在府裡都在操辦喪事，老太太哭得死去活來。將軍你快走吧，這一家人要見了你，非得把你吃了不可。」僕人說到這兒眼淚也掉下來了。薛丁山一看，真的，人不傷心不落淚呀！再一聽前後的經過，就是這麼回事呀！哎呀！要這麼說樊小姐真死了？我既然來了，就應該到靈堂一祭，死人也應該看一眼。想到這，薛丁山說：「寧願這一家人把我吃了，我也得到裡邊看看，求你給我通報一聲。」，「薛將軍，那何必呢。既然你執意要進去，我給你送個信兒。」時間不大，僕人又出來了：「薛將軍請吧，老夫人讓你進去。」薛丁山緊隨僕人走進樊府，一直趕奔內宅。

薛丁山到內宅一看，真跟白山一樣，到處一片白，輓聯高挑，隨風飄擺；靈前左金童右玉女，左金山右銀山；新化的紙灰被風一吹飄落遍地；靈堂傳出陣陣哭聲，左右兩跨院有和尚老道誦經。薛丁山到靈堂一看，棺材已停放好，棺材旁邊用板凳架著一塊板子，上面鋪著褥子，樊梨花直挺挺躺在板子上，一些女眷圍在周圍痛哭。何氏老太太哭得不像人樣，她的兩位嫂嫂也是滿眼淚珠。到了這個時候，薛丁山不顧一切撲上前去：「梨花，娘子，俺薛丁山到了！」衝著上邊一跪，拿膝蓋當腳走，撲到停靈的板前，往樊梨花身上一撲就哭開了。薛丁山邊哭邊偷眼查看，見樊梨花太陽穴癢進去了，腮幫凹進去了，眼窩深陷，鼻子翹發乾，嘴角往下耷拉，臉上灰滔滔，死人顏色。抓住樊梨花的手一摸，冰涼棒硬，看來確實是死了。薛丁山到了現在實在忍不住了，頓足捶胸，放聲痛哭。哭了一陣，覺得耳朵讓人薙住了，他回頭一看，何氏老太太站在面前。老太太咬著牙瞪著眼，用手指著他的鼻子：「薛丁山，你就是我們老樊家的冤家對頭，我女兒就死在你的身上。我們老樊家跟你們老薛家有什麼牽連？你有什麼臉面跑這哭喊？就因為你這麼一折騰，孩子傷透心了，前思後想，痛不欲生，最後氣堵咽喉，這條命算沒了。這不是你坑的是誰呀？你還我女兒！」老太太一頭紮到薛丁山身上，連哭帶打。薛丁山動也沒動，眼淚刷刷往下掉：「老人家您打吧，您罵吧，只要您能出這口氣就行，我薛丁山太不對了。現在小姐已死，我活著有什麼味兒？我也沒臉見人了，要求老人家賜我一口寶劍，我要當著小姐橫劍自殺。」梨

花的倆嫂嫂一聽，當時就把眼瞪起來了：「你為什麼要死到我們家？你和我家有什麼關係？你和梨花已一刀兩斷，你死到這裡，我們受得了嗎？你趕快出去。」樊母也催他快走。薛丁山沒有辦法，衝著樊梨花磕了仨頭，默默禱告：樊小姐你先走一步，我薛丁山很快就找你去了，到了陰曹地府我也要向你賠禮認錯。樊府家人不讓他再呆下去，把他攆出了府門。他走了很遠，又扭頭看了看樊府，心說這一回我得回去交令了，程爺爺再不高興也沒辦法。活著請不來算我沒能耐，她死了我還怎麼請？乾脆另選元帥，再想對付三川六國的辦法。

這日回到大營，有人作了通報，太子馬上傳令讓他進去。薛丁山來到大帳，眾人一看，見他的眼泡都哭腫了。太子問他，這次聘請樊梨花怎麼樣了，薛丁山也不管當著誰了，未曾說話眼淚流下來了：「殿下，樊小姐她，她……」，「她怎麼了？」，「她死了哇！」說罷失聲痛哭。一句話帳裡亂套了，人們交頭接耳議論紛紛：「樊梨花死了？怎麼這麼快呀？」大家都不相信。殿下也不信，問薛丁山，樊小姐得的什麼病，怎麼死的，你看見了沒有？是真是假？「殿下，不會假。我這個人疑心太重，聽說死了，根本就不相信。我闖進樊府看見樊小姐的屍體了，這是千真萬確，毫無虛假。我有心死在樊小姐靈前，人家家裡不答應，又把我攆出來了。殿下您看咋辦呢？」李治沒詞兒了。程咬金腆著草包肚子在這坐著，眼珠子滴溜溜亂轉，捋著大鬍子問：「丁山，你說的是真？」，「老爺爺，這我敢胡說嗎？一點都不假。」，「那你怎麼回來了呢？」，「她死了我還在那兒幹什麼？我得回來交令啊！」，「死了你也得去。」，「老爺爺，這話怎麼解釋？」，「她是怎麼死的？讓你氣死的。你跪到靈前哭，要是把樊小姐哭活了，你算將功補過，哭不活你還有罪。收拾收拾東西再回去。」

薛丁山這會兒可真有點不高興了，心說你程咬金這不是拿我開玩笑嗎？死人能哭得活嗎？我薛丁山夠瞧的了，三番五次前去哀求，低三下四受人打罵，人家拿我不當人看，這還不說，她要活著怎麼的都行，人都沒氣兒了，我還跑那兒哭什麼去？但是心這麼想，嘴還不敢這麼說，一說又表示自己不誠了。「好吧，我就再回去。要哭不活呢？」，「哭不活，爺爺不是狠，你就甭回來了，也別交令了，過幾天沒回來我們就知道你死了。我們自己想自己的主意，要能哭活不更好嗎？」薛丁山一轉身又走了。

太子李治覺得不妥，就問程咬金：「老國公，你這麼做是否有點過分？」，「殿下你瞧吧，他就說出龍叫天來，我也不相信樊梨花死了。這是樊姑娘故意捉弄他，到一定時候，丁山一定能把樊小姐哀求得冰解凍釋，九九歸原，夫妻能一塊兒回來。你不這麼逼他不行。」，「但願能夠這樣。要萬一你猜錯了呢？咱們還得注意點兒。」，「嗯，你說得有道理，這麼辦吧，我老頭子再跑一趟，給我輔馬。」有人把馬匹輔過，老程帶著幾名親兵，飛馬出唐營追趕薛丁山。走到半道上一看，薛丁山一癩一顛往寒江關走。老程雙腳一點鏝，趕上來叫了一聲：「丁山！」薛丁山抬頭一看：「老爺爺您來了？」，「是啊，我看你是不是跑哪兒躲去了。你慢慢走吧，我先去了。」

說罷十幾匹馬飛馳而過。

幾天以後，薛丁山第三次來到寒江關。等來到樊府門口剛要往裡走，被守門的攔住了：「這不是薛將軍嗎？你怎麼又回來了？」

「哎呀老哥，我是來給樊小姐守靈，操辦喪事的。」

「這何苦呢，我們老夫人不是說了嗎？薛樊兩家無親無故，此事與你毫不相干，你以什麼身份跑這來哭哩？不行，你趕快離開。」

薛丁山說什麼也不走，他乾脆又跪到府門口了。樊梨花的倆嫂子又出來再三勸說，也無濟於事。她們倆實在趕不走薛丁山了，這才說道：「你要進府，得有個條件，得披麻戴孝，手拄哀杖，不然的話不能進我府。」薛丁山想，那不成了大孝子了嗎？又一想，我還考慮那幹什麼，只要允許我進去就行。「我願意披麻戴孝。」，「好，把麻冠給他拿來。」薛丁山頭頂麻冠，身披重孝，腰繫麻繩，抱著哭喪棒，哭得鼻涕多長，來到靈堂。

這幾天樊小姐已經入殮了，棺槨在後院靈棚裡面。薛丁山到後院一看，只見引魂幡高挑，被風一吹嘩嘩作響，靈棚下停放著大花頭棺材，棺材前的供桌上擺放著黃錢紙、供果、一對素蠟，棺材頭上放著引魂燈。數不清的女眷跪在靈前，一眼看去只見一片白，女眷們哭得聲音嘶啞。見了棺材，觸景傷情，薛丁山往這一跪，也跟著哭開了。薛丁山哭了一陣又一陣，哭了一氣又一氣，一直哭到紅輪西墜，玉兔東升。樊梨花的嫂子問他：「薛將軍，你是回白虎關哪，還是在這過夜？」，「我在這守靈。」，「看你出於至誠，就這麼辦吧。你要守靈我們可就不管了，都交給你。」，「交給我吧。」主僕眾人全走了。

整個院落，這麼大的靈堂，就剩下薛丁山一人。他找了個凳子往靈旁一坐，手拍棺槨接著又哭。斗轉星移，到了深夜，颯起了陣陣陰風，紙灰被吹得滿院亂飛，引魂幡在風中嘩啦啦直響，靈前的素蠟被風吹得忽隱忽現，棺材上的小油燈「呼」地被風吹滅。薛丁山覺著頭皮發麻，汗毛髮多，往院裡一看，連個人影也沒有。有一種陰森怕人的感覺。他把引魂燈點亮，圍著棺材轉了幾圈，眼淚吧嗒吧嗒掉下來了，低低的聲音說道：「樊小姐，梨花姑娘，現在沒有別人了，你可知我薛丁山在給你守靈？我不是原諒自己，我覺著現在的心夠誠的了。假如你還活在人間，能諒解我的苦衷，咱們破鏡重圓，攜手趕奔唐營，你當元帥，我當戰將。你指揮千軍萬馬，得白虎關，破白虎陣，斬楊凡，捉扭頭祖，大軍直搗西涼的國都，到時奏凱還朝，我們夫妻白頭偕老，我薛丁山一定不讓你生氣，你說怎麼的都行，可惜晚了，兒已經不在人世了，我縱有萬語千言兒也聽不見了。我就是哭死，磕頭磕死你也歇不著了，怎不叫人痛心哪！」說著他用腦袋抵著供桌又哭開了。近日來他心情鬱悶，幾番辛苦，吃喝不足，睡眠不夠，再加上受刺激太大，悲傷過度，哭昏過去了。

不知過了多長時間，薛丁山又覺著起了風了，渾身發涼。迷迷糊糊從地上站起來，伸伸懶腰，活動兩步，忽聽身後「嘩啦啦」抖鐵鏈子的聲音。他扭轉身軀回頭一看，大吃一驚，只見在月亮門洞那兒站著一個女子，披頭散髮，身穿素服，水袖遮手，裙子蓋足，怒目而視。薛丁山定眼一看，這女子不是別人，正是樊梨花。只聽樊梨花哽哽咽咽說道：「負心之人，你還有臉在我靈前一祭？我死得冤枉啊！為了你，我們父女反目，為了你，我倆哥哥與我反目，我以身相許，但我並非下賤之人，這有媒的之言，你的師父王禪、我的師父聖母從中為媒。洞房之夜哪知你薛丁山掄拳就打！後來你受傷命在旦夕，老國公來求我，我念及夫妻之情不記前仇，前去為你治傷，把你從死神那兒拉了回來，你二話沒說掄拳就打，你是個人嗎？後來前敵吃緊，老國公搬我，我念及夫妻之情，以大局為重，拋卻前怨又到前敵，哪知因為半路收了個小孩兒薛應龍，那孩子有什麼錯？在洞房之夜你又想邪了，把人家孩子痛打了一頓，惡言傷人，你缺德不？叫我樊梨花怎麼受？按我說跟你一刀兩斷，今生今世再不見你這個負心人，誰讓你來找我？誰讓你跑我家嚎喪？你把我逼得走上了絕路。我本來不該死，可是死了，我跟你完不了，我掐死你！」薛丁山覺著脖子被掐，感到窒息得難受，他把眼一閉喊開了：「姑娘、娘子、娘子！」

薛丁山一翻身從地下起來，原來做了一場惡夢，嚇得他通身是汗，往四處看看，院裡仍然那樣寂靜，一對素蠟還在著著，棺材上的引魂燈依舊亮著，摸摸脖子沒事。他活動活動腰腿，把壺拿過來喝了幾口水，想想剛才的夢，跟真的一樣，好像樊梨花的聲音還在耳邊。薛丁山又想：真要把我掐死我還好受點，就是真地見了鬼我也樂意，可惜沒有那種事，夢是心頭想。哎呀娘子啊！他又哭起來了。

正在這時候，就聽棺材蓋「嘎巴」一聲，把薛丁山嚇了一跳。夜深人靜，四處無人，這響聲誰不害怕！緊跟著「嘎巴」，又是一聲，一尺多厚的棺材蓋吱呀呀一陣響，橫過來了。棺材頭上的小燈也晃滅了，薛丁山心說真的鬧鬼了？他也愣在那兒了，張著嘴，瞪著眼，伸著脖子看著棺蓋，就見樊梨花在棺材裡坐起來了，肩膀以上露在外面，她用手扶著棺材幫，借燭光看了看薛丁山：「下面什麼人？」薛丁山想，剛才還說真遇見鬼都不怕，現在怕什麼呢！他往前緊走兩步：「樊小姐，我就是薛丁山，你，你這是怎麼回事？」，「唉！薛將軍，本來我是死了，被你的誠心感動，我又還陽了，快些攬為妻一把！」薛丁山聞聽此言，不顧一切撲向樊梨花：「娘子，你還陽了！這真是心誠則靈啊。」薛丁山一把拉住樊小姐的手，慢慢地把她從棺材裡扶出來，他手舉油燈，一

直把小姐扶到地下，把椅子搬過來讓樊梨花坐下。薛丁山盤算，小姐是真的活了，剛才我拉著她覺著手是熱的，人要死了是冰冷的。

其實樊梨花根本就沒死。自從薛丁山走後，樊梨花就決定再試驗他一次，因此她服用了黎山聖母的藥，這才詐死埋名。薛丁山走後她就用瞭解藥。這次薛丁山又來，她躺在棺材裡聽薛丁山說些什麼。薛丁山在外面哭，她在裡面也哭。後來一看差不多了，這弓也不能拉得太滿了，因此她才從棺材裡出來。

薛丁山剛剛扶樊梨花坐下，魯國公程咬金從跨院進來了，拍著大肚子笑著：「丁山，你這回服沒服？」薛丁山臉一紅，趕緊過來給老程見禮：「老爺爺您什麼時候來的？」，「不怕你笑話，我聽聲都聽了半天了。這回你要吸取教訓，想想以後怎樣做人，跟梨花白頭偕老，相親相愛。記住了嗎？」，「記住了。您為了我們夫妻的事情，沒少費力，您就是我的親爺爺。」，「可惜我沒那個福哇。不過有這個乾孫子，有這樣的乾孫子媳婦，我也心滿意足了。」樊梨花也笑了，吩咐人把棺材抬走，靈棚撤掉，讓薛丁山去掉孝服，隨後薛丁山又和何氏老夫人、兩個嫂嫂見了面。

次日樊梨花對薛丁山說：「我受委屈是一方面，我總覺著對不起孩子薛應龍。」薛丁山臉一紅：「是啊，夫人哪，我實在對不起那孩子。可是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，要是有個明確的地點，我一步一頭磕到他腳下，也像對待你這樣，讓他消了氣，我在把他請回來。」

正在這時，家人進來稟報：「外面來了位小將軍，騎著匹高頭大馬，還有位出家的道人也牽著匹馬，馬上有挺沉重的包袱，口口聲聲要求見姑娘。」樊梨花不知來者是誰，便帶著薛丁山和僕人來到府門觀看，這一看可把樊梨花樂壞了，這位小將軍正是薛應龍。只見他紮中箭袖，挎著寶劍，大眼睛銀明刷亮，長眼睫毛忽閃忽閃的，還是那麼精神，那麼漂亮。再看這位老道，中等身材，身體微胖，頭梳日月雙鬚髻，未根係著青頭繩，身穿胖大道袍，圓領大袖，背插寶劍，手拿拂塵，面如淡金，兩道蒼眉，一雙闊目，刷白鬚鬚散滿前心。別看這麼大年紀了，兩個眼睛雪亮，瞳孔都往外放光。薛丁山一看正是自己的老恩師王禪老祖，真是大出他的意料。前者老師跟自己斷絕師徒之情，收回十寶，這件事對薛丁山刺激太大了。他想：大概我跟我師父緣分已滿，我們爺倆兒不著了。想想自己從十二歲的時候到了雲蒙山，老師怎樣把自己拉扯成人的？這幾年的心血怎麼補報哇！把老師氣成那樣，薛丁山內心甚感有愧，沒想到他和樊小姐破鏡重圓了，老師、應龍也都來了，薛丁山擦衣服跪倒在地：「恩師在上，不孝弟子薛丁山給恩師叩頭。」王禪老祖看看他：「無量天尊。徒兒，免禮起身。」樊梨花說：「此地並非講話之所，快往裡請。」眾人高高興興來到裡邊。程咬金一見：「嚯，沒有梧桐樹，引不來金鳳凰，仙長你從哪兒來？應龍你上哪兒去了？把老太爺想死了，快過來吧，孩子。」薛應龍噙噙跑過來攙住程咬金，親熱勁兒就甭提了。一問王禪老祖和應龍的來歷，老祖簡單說了一遍。

自他把薛丁山的十寶收回以後，就趕奔香山大白雲觀找三元李靖。李靖一怒之下把薛應龍帶回大白雲觀以後，想起薛丁山的所做所為，恨得他牙根都癢癢，三元李靖的火挺大。王禪老祖之所以以上白雲觀就是給他解釋這個事。這兩個人都是武林高手，世外高人，早都認識。王禪把往事介紹介紹，把收回十寶的事也說了：「我現在和薛丁山割絕師徒關係，還不是那個意思。像這樣的孩子就得磨磨他的性子，不這麼收拾收拾他不行。」經過王禪老祖的勸解，三元李靖氣才消了。二老一想，慫慫他的性子吧。他們在白雲觀住了很多天。李道爺問薛應龍：「你還樂意不樂意奔前敵？」薛應龍樂意！他師父逼著他回來，他就哭著不高興，他覺著軍營的生活太有意思了。所以薛應龍天天說要回前敵。李靖一看，自己還要趕赴四川峨嵋山盤道，就把薛應龍托付給王禪老祖，求他見著樊小姐和唐營眾將代為解釋，把這孩子安頓一下。王禪老祖滿口應承，這才帶著十寶，領著薛應龍，趕奔寒江關。他們已經到這兩天了，找個僻靜的地方住下來，把寒江關發生的事情弄得瞭如指掌，薛丁山所受的罪也問得清清楚楚。老道心說應該這麼收拾他，樊小姐這麼做太對了，所以他們沒露面。昨夜夫妻破鏡重圓，言歸於好，今早仙長就知道了，他一看差不多，是時候了，這才把薛應龍送來。

大伙兒聽完了介紹又驚又喜，薛丁山面紅耳赤，知道這些事都從自己身上引出來的，一伸手把薛應龍拉到身邊：「孩子，你還恨我嗎？我對不起你。」，「爹，您別說這話了，我就一個要求，您承認我是您親兒。」，「好孩子，你要樂意我求之不得。」程咬金說：「孩兒嘞，再磕回頭，管他叫爹。」薛應龍挺天真，當真事一樣，趕緊跪倒在地，給薛丁山磕了仨頭，轉過身又給樊梨花磕了仨頭。爹長娘短叫個不休，屋裡人一個個捧腹大笑。薛丁山知道這小伙子能耐太大，自己未必能敵得過他，現在唐營缺兵少將，要多這一員虎將可大有用了。王禪老祖又把十寶還給徒弟，告誡再三，老仙長才飄然而去，眾人也不便勉強。

第二天，樊梨花傳下開拔令箭，三萬鐵甲軍在校軍場整齊嚴肅等待出發。樊小姐親自把軍隊檢閱一番，跟母親、嫂嫂告別，跟陳忠告別，隨帶一百二十名女兵，來到校軍場。三聲炮響驚天動地，大軍浩浩蕩蕩向前敵出發。

大軍這日來到唐營，太子李治率眾將親到轅門外迎接。這時大帳中鑼鼓喧天，真比過年還熱鬧，眾將士亞賽眾星捧月一般把樊小姐接進中軍寶帳。程咬金帶著薛丁山、薛應龍見過皇上李世民，把以往的經過訴說一遍，李世民聽完大喜，傳口旨全營祝賀。酒席筵前，李世民親口提出，加封樊梨花為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之職，明天舉行授印典禮。

第二天樊梨花金台拜帥，太子李治代表皇上把扭頭列虎黃金印掛在樊梨花胸前，把令旗令箭親自授給她，這就叫授權典禮。從現在開始樊梨花就掌握生殺大權，一支令可以調動天下的兵馬。樊梨花接過大印以後，馬上傳下令箭：前敵眾將明日四鼓起床，五鼓吃早飯，然後到大帳聽點，並宣佈了十七條禁律五十四斬，望全營將士一體執行。人們發現樊梨花不怒自威，諸條一宣佈，人們肅然起敬。

次日天沒亮，眾將都已吃罷早飯，齊集中軍寶帳外邊聽點。天稍亮一點兒，就聽裡邊鼓聲如雷。鼓響三通，大元帥升坐公位，將士們分為兩大溜，一個個盔明甲亮，進帳參見元帥。樊梨花把袍袖一抖：「免！」嘩！站立兩兩。

樊梨花自程咬金第三次請她，她答應上前敵以後，就對白虎陣的情況進行了認真地研究，還派出細作到陣內作了勘查，又通過老程之口，間接地從曾經攻進大陣的唐將那裡進行了瞭解，可以說現在樊元帥對大陣已瞭如指掌，對破陣成竹在胸，她滿懷信心升坐了帥位。樊梨花命軍政司按花名冊點名，頭卯點過，沒有一人誤卯。樊梨花滿意地點點頭，往下邊看了一眼，高聲宣佈：「各位將軍，眼前就是白虎關，敵將楊凡擺下一座白虎陣，使我大軍在此受阻。看來我們非把白虎關奪過來不可。現在本帥傳令攻關破陣，不管派到哪位頭上，希望你為國報效勇往直前。有功者賞，有罪者罰！」，「請大帥吩咐！」

樊梨花伸手拿出頭支令箭：「薛丁山聽令！」，「未將在！」薛丁山分裨尾撩戰裙，來到帥案前面，躬身施禮：「參見元帥！」，「薛丁山，本帥給你一支令箭，兵馬五千，令你攻打白虎陣的西陣門。到了西陣門後，你要想方設法殺進大陣，一直殺到中央，不得有誤！」，「得令！」薛丁山接令在手，後退兩步歸班。樊梨花把第二支令箭拿起來：「羅章、秦英聽令！」，「在！」，「給你二人一支令箭，羅章為正，秦英為副，帶五千人馬攻打南陣門，也到中央會齊，不得抗令！」，「遵令！」二人退下去了。樊梨花把第三支令箭拿起來，往下看了看：「竇一虎、秦漢聽令！」，「在！」給你二人一支令箭，帶五千人馬攻打北陣門，殺到中央戊己土為止，不得抗令八「遵令！」兩人接令歸班。樊梨花又吩咐一聲：「竇仙童、陳金定、薛金蓮聽令！」三員女將應聲而出：「參見大帥！」，「給你們一支令箭，命你們隨本帥攻打東陣門，你們可小心伺候。」，「是，遵令。」三員女將接令歸班。樊梨花又取過一支大令：「馬三保、劉洪基、殷開山、段之賢四位老將軍聽令！」，「在！」四員老將分裨尾撩戰裙來到上面躬身施禮：「我等參見大帥！」，「各位老將軍，你們四個人領兵馬一萬。聽到大陣打起來，馬上攻打白虎關，限令你們一天把此關奪過，不得有誤。」，「得令！」四員老將退下。

樊梨花分兵派將有條不紊，大伙聽完心服口服。薛應龍一看，人家都接了令箭，都有事，惟獨自己什麼事沒有，他就有點冒汗了。眾將派完了還沒有自己的事，薛應龍就忍不住了，邁大步到了帥案前邊：「娘，我乾點兒什麼？」這一句話把大伙都逗樂了。

樊梨花把臉一沉：「哇，應龍，這是什麼地方，娘長娘短，真是胡言亂語，來呀，把他拉到下邊掌嘴二十！」把薛應龍嚇得腦袋嗡嗡直響，這一句話就挨二十個嘴巴，倒霉。程咬金一看說話了：「大帥且慢，不知者不怪。他是個孩子，哪懂得營房裡這些規矩。往後告訴他注點兒意就是了。應龍啊，大帥叫你你過來，大帥不叫你不准你過來，懂嗎？這就是軍令，違抗軍令一步就要受到處分。」，「是。不過，老大爺爺我有點事想跟我娘說。」，「那你就說吧。梨花呀，問他有什麼事。」梨花心說老國公你搞什麼亂哪，沒有辦法，不能駁程咬金的面子，當時臉往下一沉，問薛應龍：「孩兒啦，你什麼事？」，「娘，您派這個派那個，攻打東西南北四陣門，要殺到中央戊己土，幾個老將還打白虎關，我幹什麼呢？我吃國家的飯，這麼大的個子，能呆得住嗎？您也給我安排一個差事。」，「孩兒啦，你不必著急，還沒派到你的頭上，要給你的這個角色真是千斤重擔。」